

# 平台资本二重性：基于马克思 资本二重性理论的探讨\*

张 开

---

**【摘 要】** 作为数字时代的新型商业资本，平台资本通过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极大促进了商品、服务、货币的交易流转，提高了经济效率，但同时产生了垄断等消极影响。对平台资本的二重表现，学术界大多只关注其中一个方面，即认为平台资本只具有生产力或生产关系一重属性。为避免这种“理论割裂”，本文从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出发，基于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厘清商业资本二重性，进而论证平台资本二重性，即平台资本以数字生产力进步为手段，以获取利润为目的。这种二重性是规范引导平台资本健康发展的理论前提。

**【关键词】** 资本二重性 平台资本 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

**【作者简介】** 张开，经济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 F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7 - 1125 (2024) 07 - 0085 - 18

---

20 世纪中后期，信息革命带来的数字技术快速扩散以及互联网广泛接入促使数字技术与网络技术融合，使数字技术从信息产业外溢并在 20 世纪 90 年代产生了数字经济这一新经济形式。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诞生了基于互联网应用的平台商业模式，互联网平台能够连接双边市场、促进信息沟通、降低交易阻力，这种以利用互联网平台提高经济效率为手段来谋取利润的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资本表现形式——平台资本。进入 21 世纪

---

\* 本文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2022 年度校（院）级科研项目“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研究”（2022QN033）的最终成果。

后,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向平台企业,平台资本逐渐成为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学术界对其开展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偏向于研究平台资本以何种方式提高经济效率,注重其推动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属性。同时,由于平台资本会产生垄断、无序扩张、侵犯劳动者权益等消极影响,故而一些学者聚焦于研究平台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这样一来,平台资本似乎分裂为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中一部分具有促进生产力的积极作用,另一部分则具有产生垄断等消极作用,导致这种割裂的原因是资本二重性理论在平台资本研究中的缺失。因此,本文从资本二重性出发,基于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展开研究,这将有助于了解平台资本的全貌,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平台资本的特性,以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平台垄断和资本无序扩张”,<sup>①</sup>同时“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尽显身手”。<sup>②</sup>

## 一、平台资本的概念、分类及两种研究路径

平台资本是促进具有相互依存需求的不同群体之间进行买卖活动的新型商业资本,平台的技术优势可以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通费用,从而提高流通效率。平台资本对流通效率的促进能够间接提高产业资本效率,进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平台资本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直接促成商品买卖活动并进行抽成;第二类通过促进服务交易收取中介费用;第三类通过提高支付效率促进商品或服务的买卖活动;第四类通过精准投放广告,引导用户购买商品或服务,间接促进商品或服务的交易。

### (一) 平台资本是新型商业资本

平台资本是当前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它基于数字平台促进生产商与消费者之间的买卖活动,并利用科技连接平台生态系统中互动的人、机构和资源。<sup>③</sup>平台之所以能够获得资本青睐,是因为它起到了“中间人”(matchmaker)的作用,能够将不同群体聚集在一起,满足在买卖活动中不同群体相互依存的需求,提高流通效率。<sup>④</sup>或者说,平台就是“中间商”

① 习近平:《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求是》2022年第2期,第7页。

② 习近平:《当前经济工作的几个重大问题》,《求是》2023年第4期,第6~7页。

③ 参见[美]杰奥夫雷·G.帕克、马歇尔·W.范·埃尔斯泰恩、桑基特·保罗·邱达利:《平台革命:改变世界的商业模式》,志鹏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年版,第4~6页。

④ 参见[美]戴维·S.埃文斯、理查德·施马兰奇:《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张昕、黄勇、张艳华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17页。

(intermediaries)，通过构建数字化的基础设施，将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消费者等具有相互依存需求的不同用户聚集在一起，促进这些用户进行商品、服务和货币的交换。但是，平台本身不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而是提供一系列工具，使用户能够构建自己的市场，从而通过促进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互动来间接提供商品或服务。<sup>①</sup>从目前的运行机制来看，平台资本主要利用平台的中介作用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通过费用，这种流通效率的提高是平台资本数字生产力直接发挥作用的结果，能够间接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力，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系统的效率。现阶段，平台资本主要表现为新型商业资本，<sup>②</sup>当然，随着物联网的发展，平台资本未来有可能直接进入生产领域，一些产业资本和平台资本可能深度融合。本文聚焦当前平台资本发展，从新型商业资本角度对之进行分析。

## （二）平台资本的分类

平台资本的分类基于平台的分类，而关于平台学术界大致有四种分类方法。第一种分类方法是根据尼克·斯尔尼塞克的论述将平台分为广告平台、云平台、产品平台、精益平台、工业平台五类。<sup>③</sup>第二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流通领域的不同将平台分为五类，即亚马逊等网上交易平台、YouTube等社交媒体和用户生成内容平台、优步等共享经济平台、TaskRabbit等众包平台、Indiegogo等众筹和P2P借贷平台。<sup>④</sup>第三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数字平台收费模式和交易商品类别的不同将平台分为广告平台、线上商品交易平台和线下服务交易平台三类。其中，广告平台的收入主要基于商品交易的广告收费服务，根据展示位置和点击频率计算价格；线上商品交易平台和线下服务交易平台的收入主要为交易佣金，即从已完成的交易中抽成。<sup>⑤</sup>第四种分类方法是根据推动资本积累的方式将平台分为受众创造型平台、供需匹配型平台和市场制造型平台三类。其中，受众创造型平台通过提

① 参见 [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0 页；Paul Belleflamme and Nicolas Neysen, *Platform Strategies: A Guidebook for Entrepreneurs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London: Routledge, 2023, pp. 2-6。

② 参见谢富胜、江楠、吴越：《数字平台收入的来源与获取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家》2022 年第 1 期，第 17 页。

③ 参见 [加]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程水英译，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55~56 页。

④ 参见 Paul Langley and Andrew Leyshon, *Platform Capitalism: The Intermediation and Capitalisation of Digital Economic Circulation*, *Finance and Society*, Vol. 3 (1), 2017, pp. 11-31。

⑤ 参见谢富胜、江楠、吴越：《数字平台收入的来源与获取机制——基于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的分析》，《经济学家》2022 年第 1 期，第 18 页。

供免费服务或有偿激励吸引大量用户，将用户作为广告受众并利用用户生成内容开展盈利活动；供需匹配型平台通过提供商品或服务的线上交易中介市场，收取交易中介费和内容管理费；市场制造型平台直接提供数字化商品或在线服务，通过改变商品形式和流通方式形成新的市场领域。<sup>①</sup>

以上从不同角度对现有平台类型进行了划分。与此不同，笔者认为平台资本利用平台的中介作用促进不同用户之间商品、服务和货币的交易流转，实际上对应马克思所讲的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因此，本文结合商品经营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平台的新发展将平台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商品平台，通过促进商品买卖活动收取交易费，如亚马逊等产品平台。第二类是服务平台，通过促进打车、订酒店、旅游等服务交易活动收取中介费用，如优步、爱彼迎等。第三类是货币平台，通过提供便捷的支付方式促进商品或服务的买卖活动，如 M-Pesa（肯尼亚的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第四类是广告平台，利用社交平台的用户数量优势，通过提供精准广告服务引导用户购买商品或服务，间接促进商品或服务的流通。

### （三）平台资本的两类研究路径及其存在的问题

资本借助新技术条件在社会分工系统中的流通促进了生产力发展，并产生了平台资本。一方面，学者们认为平台资本可以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随着平台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其生产关系属性得以充分展现，学者们认为平台资本具有垄断性和剥削性，需要进行规制。也就是说，学术界对平台资本的研究呈现“促进经济发展的平台资本生产力论”和“产生垄断等消极影响的平台资本生产关系论”两种路径。

“促进经济发展的平台资本生产力论”体现为一些学者仅关注平台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平台资本通过激活平台的网络效应提高流通效率。平台资本通过基于算法的数字工具吸引大量用户，用户数量的增加提高了平台的使用价值，从而吸引更多用户聚集于平台，这就激活了平台的直接和间接网络效应，提高了交易成功率，而网络效应带来的用户数量大幅增加并不会导致流通费用的成比例增加。<sup>②</sup>云计算技

① 参见曲佳宝：《数据商品与平台经济中的资本积累》，《财经科学》2020年第9期，第41～43页。

② 参见 Kawaljeet Kapoor, Ali Ziaee Bigdeli and Yogesh K. Dwivedi et al., A Socio-Technical View of Platform Ecosystems: Systematic Review and Research Agenda,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Vol. 128, 2021, pp. 94 - 108。

术则通过减少数据的存储、计算和传输成本降低平台资本中固定资本的比例,<sup>①</sup> 从而降低流通费用。第二, 平台资本通过新的分工创造更高的生产效率。平台资本的发展促进了零工等新分工形式的产生, 平台通过算法精确匹配工人和任务, 利用大数据精准计算工人完成单个任务的必要劳动时间, 从而提高生产力。<sup>②</sup> 第三, 平台资本通过新的组织结构提高自身生产力。一方面, 平台利用数据等资源的集中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 减少平台管理的层级, 提高平台运行效率; 另一方面, 平台利用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将部分数据共享给其他程序开发者, 并允许其程序在平台上运行, 这进一步促使数据集中, 大大提高了平台的使用价值。<sup>③</sup>

“产生垄断等消极影响的平台资本生产关系论”体现为一些学者仅关注平台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 可以概括为三种观点。第一, 平台资本具有垄断性。平台在本质上是赢家通吃的市场, 由于权力的集中, 平台所有者会成为垄断者, 压榨平台生态系统中的所有参与者。<sup>④</sup> 平台资本凭借对平台所有权的垄断收取租金, 凭借对海量数据的提取和控制拥有数据所有权, 存在成为寡头的趋势。<sup>⑤</sup> 第二, 平台资本具有剥削性。平台通过算法匹配工人和任务, 并通过评级系统等工具威胁工人, 会迫使工人承担低于其技能水平的任务。平台将工作分解为任务会导致“劳动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 of work),<sup>⑥</sup> 这种通过算法间接管理工人的方式实际上是计件工资等旧剥削形式的回归, 导致了劳

① 参见 Devika Narayan, Platform Capitalism and Cloud Infrastructure: Theorizing a Hyper-Scalable Computing Regim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Vol. 54 (5), 2022, pp. 911 - 929。

② 参见 Vili Lehdonvirta, Flexibility in the Gig Economy: Managing Time on Three Online Piecework Platforms, *New Technology, Work and Employment*, Vol. 33 (1), 2018, pp. 13 - 29。

③ 参见 Ellen Scully-Russ and Richard Torracco, The Changing Nature and Organization of Work: An Integrative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Review*, Vol. 19 (1), 2020, pp. 66 - 93; Sarah Barns, Negotiating the Platform Pivot: From Participatory Digital Ecosystems to Infrastructures of Everyday Life, *Geography Compass*, Vol. 13 (9), 2019, pp. 1 - 13。

④ 参见 Martin Kenney and John Zysman, The Rise of the Platform Economy,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 32 (3), 2016, pp. 61 - 69。

⑤ 参见 Lars Erik Løvaas Gjerde, Behind the Veils of Discourse: Analys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Exploitation on the ‘Social’ Internet, *Capital & Class*, Vol. 44 (3), 2020, pp. 423 - 442。

⑥ 参见 Jan Drahoukupil and Agnieszka Piasna, Work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Beyond Lower Transaction Costs, *Intereconomics*, Vol. 52 (6), 2017, pp. 335 - 340。需要指出, 与“劳动的去技能化” (deskilling of work) 这种宽泛的概念相较, 布雷弗曼使用的是更为狭窄并锁定工人阶级的“劳动退化”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概念。

动的再泰勒化。<sup>①</sup> 第三，平台资本会加剧种族、性别等的不平等。平台资本提供大量零工岗位，致使大量移民女性、少数族裔被限制在零工劳动中，有学者认为平台资本的发展内核就是种族主义，称之为“种族平台资本主义”。<sup>②</sup>

以上两种研究路径在国内学术界同样存在，这就导致对平台资本的理解被割裂为促进生产力进步和具有垄断性等消极属性两个不同的独立部分。产生这种割裂的原因是资本二重性理论在平台资本研究中的缺失，<sup>③</sup> 故需要在资本二重性理论<sup>④</sup>基础上辩证把握平台资本的二重性。没有离开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没有离开生产关系的生产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二重属性是一个整体，不可割裂开来，这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把握平台资本特性的重要前提。<sup>⑤</sup>

## 二、马克思资本二重性理论

以劳动二重性为基础的资本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属性，与产业资

---

① 参见 Moritz Altenried, *The Platform as Factory: Crowdwork and the Hidden Labour behi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pital & Class*, Vol. 44 (2), 2020, pp. 145 – 158.

② 参见 Dalia Gebrial, *Racial Platform Capitalism: Empir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Uber in London*,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Vol. 56 (4), 2022, pp. 1170 – 1194.

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内有部分学者从二重性角度分析了数字资本或平台资本。其中，一些学者基于商品二因素对数据商品进行分析。参见白永秀、宋丽婷：《数据商品及其二因素、劳动二重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纵横》2022年第2期，第27~34页；宋文静：《数据商品的生成逻辑与资本化过程探析——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天府新论》2024年第2期，第11~22页。也有一些学者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两个方面分析了平台资本的生产过程。参见邱海平、陈雪娇：《以平台为中心的网络组织分析——基于马克思生产社会化理论视角》，《经济学家》2023年第1期，第25~35页；王婷、丘雅琪：《平台企业价值运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2期，第60~72页。还有少数学者明确提出数字资本的二重性。参见吴欢：《数字资本论析：结构特征与运动路径》，《经济学家》2021年第3期，第44~51页。可以看出，学术界已经开始重视研究数字资本或平台资本的二重性，但是大多数相关研究仍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线索进行分析，并且将资本的生产力属性局限在物质技术要素方面，实际上生产力不仅包含物的因素，而且包含人的因素。

④ 这里的资本二重性理论，指基于劳动二重性的资本二重性理论，详细论述参见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第26~35页。

⑤ 实际上，当前理论界对“新质生产力”的讨论，需要对“新质生产关系”给予充分重视，“新质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关系”二者辩证统一就是“新质资本”。本文中的“平台资本”就是相对“传统商业资本”而言的“新质资本”。

本类似，商业资本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作为产业资本的延伸，处于流通领域的商业资本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通费用来提高流通效率，直接提高商业资本效率并间接提高产业资本效率，从而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另一方面，商业资本也参与创造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并按照一定比例获取利润。

### （一）产业资本二重性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人和物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劳动过程，生产使用价值，体现生产力属性；另一方面，是“价值增殖过程”，生产剩余价值，体现生产关系属性。

马克思所讲的劳动过程，包含生产资料的集中程度（劳动条件）和劳动的社会化程度（劳动本身）两个方面。从劳动条件来讲，随着雇佣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规模庞大的工人群众在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对生产资料的共同使用、交替使用、共同消费，都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sup>①</sup>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交换价值，丝毫不会因为它们的使用价值得到某种更有效的利用而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大量积聚的并且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一般地说，不会和这些生产资料的规模及其效果成比例地增加”。<sup>②</sup>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家需要预付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绝对量会增加，但分摊或转移到更多产品量上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会相对减少，“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降低了，而随着这部分价值的量的减少，商品的总价值也降低了”。<sup>③</sup>因此，“利润，可以通过劳动的共同条件使用上的节约而增加”。<sup>④</sup>

从劳动本身来讲，“劳动的社会化”要通过“分工专业化”和“协作紧密化”来实现。<sup>⑤</sup>关于“分工专业化”，分工使工人成为局部工人，局部工人作为总体工人的“肢体”只需要从事局部操作，其“花费在这一操作上的时间，比顺序地进行整个系列的操作的手工业者要少”，<sup>⑥</sup>这使总体工人可以在相同时间内生产更多产品，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同时，由于“分工专业化”，“能够完成全过程的劳动力，作为各种分离的成分来购买时，要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6~3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9页。

⑤ 参见张开：《如何理解资本二重性——兼论新型政商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9期，第3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作为一个工人的全部能力来购买时便宜”。<sup>①</sup> 这表明，资本家能够以更低廉的价格购买局部工人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购买的节约会降低劳动力成本，进而必然会导致资本家主导下的生产产品更为廉价。

关于“协作紧密化”，马克思举骑兵团和步兵团的例子说明协作创造了结合的劳动过程，这种结合的或总体的劳动过程，“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sup>②</sup> 同时，“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sup>③</sup> 在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之前，资本家“支付的是100个独立劳动力的价值，而不是100个结合劳动力的价值”。<sup>④</sup> 协作产生的这种“结合劳动力”超过“独立劳动力”，从而带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费资本分文”，<sup>⑤</sup> “它是社会劳动的自然力”，<sup>⑥</sup> 好像是资本内在的生产力，所以，它不以单个工人为承担者，而以产业资本家为承担者。

总体来讲，“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两方面的结合在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同时，使资本家的利润大幅增加。也就是说，资本以提高生产力为手段，以追逐剩余价值（利润）为目的。

## （二）基于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认识商业资本二重性

作为职能资本的商业资本表现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两种形式。对社会总资本来说，总要有一部分作为商品以便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币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总是要作为流通资本处于流通领域，因此，当“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作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独立起来，作为一种由分工赋予特殊一类资本家的职能固定下来，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营资本或商业资本”；<sup>⑦</sup> 货币资本同样如此，当其承担的纯粹技术性业务独立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sup>⑧</sup> 货币资本就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商业资本从三个方面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

① [美] 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等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87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43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第一，商业资本能够缩短流通时间，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由于商业资本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sup>①</sup>一方面可以缩短流通时间，另一方面可以使产业资本专注于商品生产，提高生产力。因此，资本在流通领域中的“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sup>②</sup>而商业资本家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sup>③</sup>

第二，商业资本能够降低流通过费用，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商业资本专门从事商品买卖活动，比产业资本自己从事商业活动所需资本要少得多，可以节约大量流通过费用。在商业资本的职能独立之后，“本应由整个生产资本家阶级这样来使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被集中在各个商人手中了。这些商人负责流通职能的继续执行，并承担由这种继续执行所产生的流通过费用的继续支出”。“每一个商业资本都代替许多生产资本而执行职能，而全部这样支出的商业资本则代替了由整个 [XVII—1035] 生产阶级以这种形式使用的资本，而且以减少了的数量代替了这个资本，因为由于分工和劳动的集中，这些流通过费用的总额也减少了。商业资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增加了用于生产本身的资本，因而间接增加了生产资本的生产力和数量。”<sup>④</sup>具体表现为，关于纯粹流通过费用，“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sup>⑤</sup>关于保管费用，由于商品需要集中地储藏在建筑物内，这种商品的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sup>⑥</sup>关于运输费用，随着交通运输工具不断发展，“由于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sup>⑦</sup>

第三，商业资本能够节约流通领域的预付资本，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商业资本不仅在一个生产部门内不受单个资本生产范围或者周转时间的限制，而且“还可以同样有效地对不同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商业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等，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6~3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2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页。

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sup>①</sup> 这表明商业资本可以在产业资本一次周转的时间里进行多次周转。因此，各个产业资本的周转时间可以缩短，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处于流通中的资本数量得到节约，诚如马克思指出的，“在大大缩小的规模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商业资本就完全不需要了）”，商业资本是生产资本的一部分。<sup>②</sup>

### （三）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理论根据

学术界通常认为，商业资本属于非生产领域，不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与商业资本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看待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笔者认为，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述蕴含了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是基于“局部资本”的“扣除论”，“生产劳动是直接使资本增殖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sup>③</sup> 非生产劳动则是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商业资本作为在流通领域中发挥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直接生产价值和剩余价值，只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实现有关，因此，商业资本的利润只能是产业资本利润的扣除。然而，随着资本结构的不断演变，这种解释对理解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比越来越高的商业资本有些乏力，本文尝试从马克思的另一种解释入手来理解商业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另一种解释，是基于“总体资本”的“生产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工人，而是日益社会地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接概念下，这些职能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即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工人的概念下。如果考察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么他们结合起来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而单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sup>④</sup> 而且，“同一内容的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sup>⑤</sup> 区别在于，“劳动是与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sup>⑥</sup> 基于系统观念，从总体工人角度看，商业工人不可或缺，“商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8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0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33页。

业资本实际上无非是处于自身的流通领域中的生产资本”，<sup>①</sup> 流通效率的提高直接导致商业资本效率的提高，间接导致产业资本效率的提高，综合起来表现为社会总资本生产力的提高，这是一种系统的“大生产力”。

上述“扣除论”和“生产论”对应的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流通（或交换）之间关系的两种理解，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著名经济学家鲁宾（Isaak Illich Rubin）就曾提及，在他看来，马克思在特定情况下做出了“交换”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形式，以及“交换”是与“生产阶段”相对而言的一个独立阶段这两种论述。<sup>②</sup> 值得一提的是，2020 年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也曾指出生产和流通的关系：“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是提高国民经济总体运行效率的重要方面。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sup>③</sup> 实际上，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流通领域从业人员规模不断扩大，商业资本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日益提高，对解释商业资本、商业工人劳动、服务业、非物质生产领域的经济活动是否直接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马克思的“生产论”越发凸显其重要理论价值。进而，从社会总资本角度出发，商业资本也可被视作参与了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创造，并根据其占社会总资本的比例来获取剩余价值。因此，商业资本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商业资本通过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通费用提高了流通效率，从而提高了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另一方面，与产业资本一样，商业资本以提高生产力为手段，以获取剩余价值为目的。实际上，马克思的“生产论”蕴含着“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基本内容，这不仅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商业资本二重性，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分析新型商业资本——平台资本的二重性。

### 三、平台资本二重性及其具体表现

作为新型商业资本的平台资本也具有二重性。与传统商业资本相比，平台资本凭借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使买卖活动这种“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来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sup>④</sup> 更大程度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6 卷，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1 页。

<sup>②</sup> 参见 Isaak Illich Rubin, *Abstract Labour and Value in Marx's System*, *Capital & Class*, Vol. 2 (2), 1978, pp. 109 - 139.

<sup>③</sup>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0 年 9 月 10 日。

<sup>④</sup>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5 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42 页。

通费用，而流通效率的提高直接提高平台资本的数字生产力和间接提高产业资本生产力，从而提高了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通过提高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平台资本参与创造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并按一定比例获取利润。这体现在商品平台、服务平台、货币平台、广告平台四种平台的具体运行中。

### （一）商品平台的资本二重性

商品平台利用技术缩短流通时间，通过集中高效调配物流资源来降低流通过费用，提高流通效率，从而利用广告费、自营商品、会员费获取利润。以亚马逊为例，商品平台对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提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商品平台利用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随处可达的客户界面以及自主计算等技术，节约了大量流通时间。随着占消费主导地位的千禧一代的消费方式从购买实物商品转向追求超便捷、及时性高、无摩擦且高度个性化的购物体验，买卖活动的堵点已转变为如何提高买卖活动的时效性和个性化程度。<sup>①</sup> 正是因为抓住了传统零售业的这个堵点，亚马逊利用以下三种技术打破了线上和线下之间的障碍。首先，无处不在的网络连接使网上购物和移动支付成为可能。其次，电脑和手机等界面的进步使购物网站和软件直观便捷。这两种技术结合使购物从一键下单到无须点击，节约了大量交易时间，提高了商品平台的流通速度和便利性。<sup>②</sup> 最后，自主计算最重要的表现是人工智能，支撑起亚马逊搜索和推荐的机器学习能力，在消费者快速便捷搜索自己的目标商品的同时，基于消费者搜索或浏览历史等数据形成个性化商品推荐以及用户评级和点评，为用户节省交易时间，提高交易成功率。<sup>③</sup>

以上三种技术不仅打通了买卖活动的堵点，而且为商品平台吸引了足够多的用户。对商品平台来讲，商品价格越低，点击访问的用户就越多，而用户越多，销量也就越大，还能吸引更多支付佣金的第三方卖家进入平台。<sup>④</sup> 也就是

①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55~67、71~76 页。

②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57~163 页。

③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68~170 页。

④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9 页。

说，商品平台利用网络效应解决了“蛋鸡相生难题”。<sup>①</sup> 商品平台前期运行采取的这种增长优先于盈利的政策意味着前期亏损，但是，平台资本不可能永远亏损，否则资本就会转向其他领域。因此，随着用户数量的增长，商品平台在通过自主计算技术提高用户使用频率和交易成功率的同时，也找到了盈利手段。由于亚马逊掌握平台海量的交易数据，可以根据用户的评级和点评决定某产品的搜索排名，而且亚马逊的消费者大多不按品牌或仅以商品属性为导向进行搜索，故而亚马逊越来越热衷于利用搜索排名引导消费者购买其自有品牌的商品，其他供应商则需要通过付费广告的方式在亚马逊平台上占有一席之地。<sup>②</sup> 也就是说，亚马逊通过广告费从供应商处获取利润。

第二，商品平台通过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来集中高效调配物流资源，降低了流通过费用。为了复制曾经只有实体零售商才能提供的即时性，网购交货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这就需要强大的物流能力。在亚马逊云的强大计算能力帮助下，人工智能高效协调大型配送中心机器人的拣货和打包工作，精确调度较小的“金牌现时”专用配送中心的配货员，并整合了包括配送中心、进出货物分拣中心、再分销配送中心、“金牌现时”专用配送中心和亚马逊生鲜商店快递点在内的亚马逊物流以及第三方快递商等庞大的物流网络，提高了供应链的效率。<sup>③</sup> 这种效率的提高在降低流通成本的同时有助于进一步降低商品价格，使亚马逊在更多收回配送中心和亚马逊云服务器等固定资本的一部分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平台用户的使用频率和交易成功率。由于商品平台的垄断地位，消费者要想继续享受最便利的服务，就要开通亚马逊的金牌会员服务，而该服务在提供免费配送的同时利用专对会员提供的优惠和自有品牌商品反过来保证了会员的留存率。<sup>④</sup> 也就是说，亚马逊通过会员费和自有品牌从消费者处获取利润。

## （二）服务平台的资本二重性

服务平台利用技术缩短流通时间，通过车辆、房屋等社会资源的集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流通过费用，进而从供应商的收入中抽成。以优步为

① 参见 [美] 戴维·S. 埃文斯、理查德·施马兰奇：《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张昕、黄勇、张艳华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11 页。

②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41~142、194 页。

③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72、246~268 页。

④ 参见 [美] 娜塔莉·伯格、米娅·奈茨：《亚马逊效应》，岱冈译，中信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13、137 页。

例，服务平台对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服务平台利用技术提高运输业的便利性，能够缩短流通时间。城市运输业的堵点是打出租车不便利和调度无效率，优步通过手机的GPS芯片和运动传感器实时获取汽车位置和行驶速度，绘制出包含起点、终点及全程时长的路线，中央大型计算机则取代了传统的调度员。<sup>①</sup>这三种技术通过优步的“叫车按钮”被调用，用户只需按下“叫车按钮”，就能看到车辆接单和司机的评级。<sup>②</sup>这种便利性可以节约乘客的叫车时间，从而提高效率。为了获取足够多的用户，优步给予乘客大幅优惠，对司机采取免费配备iPhone等优惠政策。<sup>③</sup>这些措施吸引乘客使用优步，乘客数量大幅增加吸引司机通过优步平台提供服务，司机数量增加又吸引更多乘客使用优步，这种网络效应有助于破解“蛋鸡相生难题”。在此过程中，优步还在各个城市寻找一位当地名人作为“零号司机”，<sup>④</sup>这种宣传手段会产生“病毒式传播”效应，吸引大量乘客和司机使用优步。用户使用优步产生的大量数据使优步能够通过算法进一步优化路线，而内置地图软件进一步提高了路线规划的准确度，缩短了乘车时间。叫车时间和乘车时间的节约综合表现为运输业流通时间的节约。

第二，服务平台通过社会车辆资源的集中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能够降低流通费用。随着优步用户数量的增加，零散的社会车辆资源被集中起来提供服务，优步利用算法优化路线并提供拼车服务，在为乘客节省车费的同时提高了车辆的使用效率。也就是说，优步通过提高运输效率，节省了司机的车辆使用成本和乘客的车费。而优步的先发优势和便利优惠的廉价叫车服务保持了乘客的使用频率，当乘客习惯于这种服务时，优步就会降低优惠力度，并提高从乘客付费中的抽成，这就是优步的利润来源。优步还利用交通运输的其他功能提供食品外卖派送等服务，从而获得更多利润。<sup>⑤</sup>值得注意的是，优步自身不拥有任何车辆，而是利用社会车辆资源开

① 参见[美]亚当·拉辛斯基：《未来公司》，徐彬、姜文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91~96页。

② 参见[美]亚当·拉辛斯基：《未来公司》，徐彬、姜文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110页。

③ 参见[美]亚当·拉辛斯基：《未来公司》，徐彬、姜文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16、119页。

④ 参见[美]亚当·拉辛斯基：《未来公司》，徐彬、姜文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23页。

⑤ 参见[美]亚当·拉辛斯基：《未来公司》，徐彬、姜文涵译，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181~182页。

展运营，固定成本比例极低，因此，这种新型商业模式能够通过提升运输效率获取大量利润。

### （三）货币平台的资本二重性

货币平台通过便捷低廉的线上支付工具减少商品平台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成本，通过移动支付服务和云计算缩短传统商业的流通时间并降低其流通过费用，提高其流通效率，通过收取服务费等方式获取利润。以支付宝为例，货币平台对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提高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货币平台通过线上支付工具减少商品平台的支付时间和支付成本，提高其流通效率。支付宝的出现是为了解决在商品平台交易过程中的信任问题，支付宝提供基于担保交易的支付工具，通过虚拟账户方便买家存放资金，卖家完成交易收到的资金被自动划入虚拟账户，而虚拟账户中的资金可以提现至银行。<sup>①</sup> 这些优势使淘宝网卖家数量增加，由于卖家在选择支持担保交易时交易会迅速向其集中，其他商家只能选择跟进，这种网络效应解决了支付宝的“蛋鸡相生难题”。<sup>②</sup> 快捷支付极大提升了支付宝的支付成功率，余额宝则由于实时消费支付、低门槛、零手续费且可随取随用等便捷性吸引大量用户将银行存款转向支付宝，从而提升了用户的使用频率。<sup>③</sup> 支付宝通过上述方式减少交易过程的支付时间，提高支付效率，降低转账成本，并通过收取转账、提现、信用卡还款等服务的服务费获取大量利润。

第二，支付宝通过移动支付服务和云计算缩短传统商业的流通时间并降低其流通过费用，提高其流通效率。智能手机的出现推动支付宝和线下传统商业结合，支付宝的移动支付服务包括线上付款、转账、二维码支付、条码支付等，二维码支付及其衍生的“收钱码”降低了流通过费用，缩短了流通时间，避免了找零的麻烦和收假钞的风险。<sup>④</sup> 支付宝还利用阿里云分析线下传统商业的大量支付数据，勾勒出其消费群体的性别比例、年龄分布、区域分布、消费频次、平均消费金额以及最受欢迎的商品，这种大数据基础上的消费群体画像可以帮助线下传统商业节约劳动力成本，提升经营效率和服务质量。<sup>⑤</sup> 支付宝从这些服务中收取的服务费，构成其利润来源的一部分。在提

① 参见廉薇等编著：《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13 页。

② 参见由曦：《蚂蚁金服》，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20 页。

③ 参见由曦：《蚂蚁金服》，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79、151～162 页。

④ 参见廉薇等编著：《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0～66、79 页。

⑤ 参见廉薇等编著：《蚂蚁金服：从支付宝到新金融生态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4～95 页。

供支付便利的同时，蚂蚁金服利用支付宝的支付数据服务于理财、投融资及金融产品，通过提高金融领域的运行效率来获取利润。

#### （四）广告平台的资本二重性

广告平台对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提高主要表现为，广告平台通过算法分析人们的社交数据从而精准投放商品广告，提升了交易成功率，降低了流通费用，并收取广告费作为利润来源。以 Facebook 为例，为了满足人们的社交分享需求，Facebook 利用社交中人们窥探他人信息的好奇心和相互攀比等习惯，设置了动态消息和点赞按钮，动态消息通过算法向用户展示其他用户分享的有趣内容，根据点赞数将排名靠前的帖子优先展示给他人，这推动了用户分享的有趣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导致用户数量“病毒式增长”，而大量用户的涌入使用户分享的有趣内容进一步传播，吸引更多用户使用 Facebook。<sup>①</sup> 这种网络效应解决了 Facebook 的“蛋鸡相生难题”，而大量用户产生的海量数据被 Facebook 掌握，通过分析这些数据，Facebook 可以利用算法过滤器为生产商精确推送广告，降低生产商的流通费用。由于 Facebook 拥有用户所有的数据信息，它还可以利用 API 限制准入，并利用其对数据的垄断强制生产商加入点赞排名活动，通过强制排名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垄断地位。<sup>②</sup> 这种垄断地位保证了 Facebook 广告收入的增长，增加了其利润。

需要注意的是，用户分享内容的“病毒式传播”可能会导致垃圾信息泛滥，甚至赋予平台操纵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为了使政府的政策有利于平台资本获取利润，平台可能利用数据分析和算法过滤器将一些煽动性言论精确推送给某些群体，引起这些言论的广泛传播，这种平台操纵舆论的能力可能会影响政治议程和政府政策。近几年，在国外的所谓“民主选举”和“政治正确”的背后就有 Facebook、推特、YouTube 的身影。<sup>③</sup>

综上所述，平台资本具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二重属性。一方面，平台利用网络、智能手机的普及和算法、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打通市场上的交易堵点，通过价格补贴或者信息的“病毒式传播”吸引大量用户使用平台，从而产生网络效应，破解“蛋鸡相生难题”，或者说平台“点燃了引擎”。<sup>④</sup> 通

① 参见 [美] 史蒂文·利维：《Facebook》，江苑薇、桂曙光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08、182~189、251 页。

② 参见 [美] 史蒂文·利维：《Facebook》，江苑薇、桂曙光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32、151~168、251 页。

③ 参见 [美] 史蒂文·利维：《Facebook》，江苑薇、桂曙光译，中信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XXVII~XXX、182 页。

④ 参见 [美] 戴维·S. 埃文斯、理查德·施马兰奇：《连接：多边平台经济学》，张昕、黄勇、张艳华译，中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5 页。



过对用户使用平台产生的海量数据进行云计算等技术分析可以获知用户的个人行为习惯，算法根据个人行为习惯可以精确匹配用户及其目标商品或服务，从而缩短流通时间和降低流通过程中费用进而提高流通效率。也就是说，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直接提高了平台资本的数字生产力，间接促进了产业资本生产力的提高，平台资本因而提高了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另一方面，平台资本参与创造社会总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也要按一定比例获取利润。平台资本利用其对技术和数据的垄断掌控用户行为习惯，使用户对平台形成依赖性，进而对消费者收取会员费等增强型费用，并提高对供应商的抽成比例；利用API决定哪些供应商可以准入，从而收取平台准入费；利用搜索和排名等算法手段迫使供应商打广告，从而收取广告费。平台资本这些获取利润的方式会导致平台垄断，产生电商平台商家“二选一”、平台之间屏蔽不兼容、以大数据“杀熟”为代表的价格歧视等现象。

#### 四、以平台资本二重性为基础规范平台资本健康发展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台资本也具有二重性，笔者认为，平台资本治理应坚持以下三点原则。

第一，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2020年十九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流通体系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高效流通体系能够在更大范围把生产和消费联系起来，扩大交易范围，推动分工深化，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财富创造”。<sup>①</sup>平台资本正是通过提高流通效率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进而促进社会总资本大生产力的提高的。因此，应充分利用平台资本的生产力属性，规范平台资本以生产力进步为依托的逐利行为，引导平台资本围绕服务国家总体安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助力科技自立自强、优化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而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平台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其具有凭借构建特殊流通条件“不劳而获”的可能性。因此，应采取措施防止平台资本过度金融化从而掏空实体经济，防止平台资本凭借其垄断地位压榨生产领域或消费领域，防止“食利型资本”出现。也就是说，“遏制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sup>②</sup>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台资本，必须助推社会生产力进步，聚焦社会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人民日报》2020年9月10日。

②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212页。

主义生产目的。

第二，强化反垄断监管，推动平台资本健康有序发展。平台资本的核心生产资料是数据，其垄断行为主要依靠对数据的垄断进行垄断竞争。对此，应总结借鉴国内外相关经验，坚持党中央关于数据方面的决策部署，积极推动对平台资本的反垄断监管。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监管执法，依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既要维护好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建立保障权益、合规使用数据的产权制度，也要建立健全相关问责机制，建立安全可控、弹性包容的数据要素治理制度，还要构建公平公正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以增强市场活力，建立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以及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

第三，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平台资本的生产关系属性决定了其具有干预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如广告平台资本为了使党和国家的政策有利于其获取利润，可能会操纵舆论，如果不加以管制就会威胁我国经济安全和政治安全。如果意识形态领导权落入平台资本手中，必然会扭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因此，党和国家不仅要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而且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sup>①</sup> 应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在利用平台资本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防范平台资本可能带来的风险，“要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sup>②</sup> 在实际工作中，应将广告平台资本纳入“党管媒体”视域中，防止意识形态领导权出现真空地带。

概括来讲，以平台资本二重性为基础规范平台资本健康发展意味着：一方面，应坚持生产力进步原则，引导平台资本朝着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应通过借鉴国内外有益经验强化监管，规范平台资本的逐利行为，将其逐利行为锁定在生产力进步上，同时预判其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相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有优势将平台资本的“逐利目的”规范、限定在促进生产力进步的“逐利手段”上。

（责任编辑：任朝旺 李润东）

<sup>①</sup>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4页。

<sup>②</sup>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207页。